

往事如昨

## 少年时代的收音机梦

王吉永

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十年，百废待举、百业待兴，生活依旧比较困难。那时候，作为高档奢侈品，收音机，我只听说过，一般家庭是没有的。

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，老烟台市（现芝罘区）成立了广播站。当时的播音设备陈旧、功率低，只能带4只长筒高音喇叭播音，分别设置在市府街东西两端、新世界路口和北大街4个人口较多的地方。

又过了几年，市区的大喇叭增加到20只，在市区南大道、新世界、消防队（现毓璜顶北路和南大街交叉路口西南面）等一些主要路口上，都安装了高音喇叭。清晨，在我上学的路上，消防队附近的大喇叭正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，我边走边听。但是再向西走就没有喇叭了，我经常意犹未尽。

后来，烟台广播站又增加了400个“广播网”用户。“广播网”就是一个直径为5吋（12.7厘米）的喇叭，老烟台人称“小喇叭”。烟台广播站通过两根导线把信号传送给用户，小喇叭就可以播放广播站的节目了。那时，播放机输出功率小，广播网还没有能力普及到千家万户，只有一些商业门市部、几家国营饭店、一些单位才有小喇叭。小喇叭陆续进入市区居民家，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。

1959年初冬的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教室南面那一大片葡萄园的对面、那个大方楼后面的空地上，架起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杆子。杆子外面刷着黑色油漆，四面被钢丝绳固定着，顶端还亮着一盏红灯，晚上仰望天空，像是夜空中多了一颗闪亮的红星。当时，我不知道这根大杆子是做什么都用的，请教一位比我高三级的老学长后得知，那是刚成立的烟台人民广播电台！

新广播电台就在烟台三中南面那座大方楼里，离我们教学楼只隔着一片宽阔的葡萄园，这根大杆子是广播电台用于发射电波的天线。据说，广播电台利用无线电波传播信号，覆盖范围大、传播距离远。如果家里有收音机，就可以直接收听烟台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甚至其它城市广播电台播送的节目了。

可移动还可以选台的喇叭，就是收音机了。那时生活比较困难，想拥有一台收音机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不大可能的，因为不管是什么牌子的收音机，价格都在百元之上。收音机成了我少年时期遥远的梦想，每天放学后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到位于西大街路南的百货公司第十门市部逛，到电器柜台看收音机，我成了那里的常客。第十门市部就是如今振华商厦的前身，当年，老烟台人都简称为“十部”。

那时，二极管、三极管和半导体收音机在烟台还未问世，大商店里卖的

收音机都是台式的电子管收音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几个管称为几个灯的收音机。有一次，售货员在调试一台五管收音机时，我从后面的散热孔中清楚地看到，收音机里面有五个玻璃做的、像蜡烛一样粗的电子管。打开收音机后，每个电子管都有一点微弱的小亮光，像个小灯，人们大概据此叫它“灯”吧。

那时，最好的电子管收音机莫过于六管收音机。六管收音机的一个电子管，安装在收音机前面面板左上角，一个特别好看的小“窗口”上。开机后，这个电子管呈绿色，调节旋钮选台时，电子管就显示出左右两条深绿色的线条，向一起靠拢，选台选准了，那两条深绿色的线条重合或接近重合，有点像猫的眼睛，因此，人们俗称六管收音机为“带猫眼的收音机”。

六管收音机外形美观、选台准、收音多、音质好，但价格高。记得当时，上海产的“飞乐牌”收音机每台182元；南京产的“熊猫牌”收音机每台148元；镇江产的“渡江牌”收音机每台132元，让人看了望而却步，所以电器柜台前总是看收音机的人多，买收音机的人少。可是没有收音机怎么收听烟台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呢？

一天放学后，我看见两个高年级的学长正在教学楼与葡萄园之间的甬路上忙碌。他们拿着一块小木板，木板上固定着一个小零件和一副大耳机，还有两根电线，一根接在葡萄园的铁丝网上，另一根插在潮湿的地上。一会儿，高个子学长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响了！响了！”看到他那高兴的样子，我意识到他们肯定发现了“新大陆”，立马凑上去问：“什么响了？”高个子学长摘下下一个耳机放在我耳朵上，我一听，是烟台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，我兴奋得差一点跳起来，立马向二位学长请教这个简易收音机的有关知识。

学长见我一脸认真，便仔细地讲给我听。他们说：这是矿石收音机，如果离广播电台近，只需将几个零部件连接起来，就能通过耳机收听到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，而且不用电。他们还告诉我：天线、地线、矿石、耳机是必备的零部件，缺一不可。他们还说，若只买矿石和耳机就能做一台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，6元钱就够了。

哇！只花6元钱就能实现我遥远的收音机梦？

可是，我上哪去弄6元钱啊？我多次到几个商店去寻找是否有降价的耳机，结果答案出奇一致：天津第五电器五金厂产的大耳机5.5元一副，带玻璃管的可调矿石0.51元一块，两项合计需要6.01元。

于是，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攒够6元钱。

首先从学习上着手“省钱”。我不再到文具店买练习本，而是到建昌

街废品店找废广告纸。花很少的钱称几斤废广告纸，就可以订成很多本“大仿本”，再把已经用完的旧本子的外皮用浆糊粘上去，用起来和从文具店买的新本子一样。

其次，临考前那几天中午不回家吃饭，我爸每次给我五分钱，也可以省下来。再就是，学校组织看电影我都不去，又省下八分钱……就这样日积月累，连同以往没舍得花的压岁钱，我终于攒到4元多钱。

我先花0.51元买了一块可调矿石，余下的4元钱距买耳机需要的5.5元还差1.5元。买废电线做天线和两根架设天线的竹竿，也需要钱，两项加起来，我至少还差两元多钱。

我深知父母每月73元工资要养活8口家的艰辛，然而，我攒钱和省钱的门路也已山穷水尽。思前想后，我还是很不好意思地向爸爸求助啦。爸爸问明用途后，痛快地给了我两元多钱。制做矿石收音机的钱，在父母的支持下终于凑够了，这让我喜出望外！

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，我用了一上午时间买齐了架设天线的竹竿、废旧短电线和耳机。午饭后，我先把那些短电线按预测的距离接起来，再用绝缘磁板绑到竹竿上，然后拿着工具和材料爬到房顶，用铁丝把两根竹竿分别固定在南屋和北屋的脊梁上……这些活该怎么干，早已在我的朝思暮想之中“轻车熟路”，一会儿就完工了。地线很简单，就钉在我的书桌腿下面的地上。我把天线、矿石、耳机和地线依次接好。
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我急切地等待烟台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。下午4:20，耳机里响起了两遍清晰的呼叫声：“烟台人民广播电台，烟台人民广播电台，206.9米，1450千兆，现在开始播音。”紧接着响起来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嘹亮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”的歌声，我兴奋极了。

烟台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除了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节目，还自办了很多听众喜闻乐见的节目，有吕剧、相声、广播剧和文学节目。我特别爱听文学节目，长篇小说连播、诗朗诵、历史故事、学唐诗、世界知识等适合中学生的节目，我都爱听，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醒后耳朵被耳机夹得生疼。

过了段时间，我又攒了点钱，购置了可调线圈和可变电容器。我把矿石收音机的线路彻底优化了一遍，特别是加上可变电容器后，减少了杂音，声音更加清晰。

矿石收音机让我的中学生活丰富多彩，让我学到很多课外知识。制作矿石收音机的过程，也培养了我对事物乐于探索和追求的性格。尽管事情已过去65年了，但少年时代那些美好的时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乡村记忆

## 火油灯和懒老婆

刘世俊

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北大顶，印象中，那时候农村的夜晚有趣又神秘。

小时候玩得最多的是躺在小拉车上数星星，那时候，天空的星星很多很密，满天璀璨。

在农村，黑漆漆的夜晚没有电灯和路灯，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火油灯，挂在“懒老婆”上，灯光微弱，滋滋冒着黑烟。火油灯只有在吃晚饭时点亮，火油是村里按月按户配给的，可金贵了。

人们称油灯为火油灯。油灯按照油的种类可分为柴油灯、煤油灯，还有香油灯。柴油价格便宜，煤油相对贵一点，家里的火油灯，柴油或者煤油用完时，偶尔也会用香油接济一回。

火油灯是用农药瓶或旧墨水瓶自制的，瓶脖一圈用铁丝拧成扣，好挂在门框或放在墙上的灯窝里，也可挂在灯挂上。

挂灯的灯挂，乡下叫“懒老婆”。当年的乡下，家家户户炕上都有一个粗糙的木制“懒老婆”。深褐色、油渍渍的“懒老婆”有二尺来高，下部分粗沉，上部分细，顶部两侧钉上铁钉，方便挂油灯。“懒老婆，二尺高，不干活，炕上猫，屁股大，头顶轻，挂上油灯照亮亮……”

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们一家会坐在土炕上，“懒老婆”在中间。在昏暗的火油灯下，我借着微弱的光芒阅读连环画册，有时候也会在哥哥的帮助下看课本学习识字，或是写作业；母亲在灯下纺线或者是织布，有时候也会为我们拆洗缝补衣物；父亲则在一旁抽着条烟，在思谋着生产队里的农活与一家人的生计。

火油灯的光芒在母亲的脸上跳跃着，忽闪忽闪的，那画面显得格外温馨。有时我困了，一低头，灯火一下烧了头发，一股焦发味和煤油味扑鼻而来。那盏昏暗的火油灯和“懒老婆”，就像是忠实的朋友，默默地陪伴着我，见证着我的成长和进步。

1986年，我的老家正式通电了。合闸通电那天，老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地奔走相告，热闹的场景就像过年似的。从此以后，家家户户结束了用火油灯的历史，“懒老婆”则成了小孩子的玩具。

